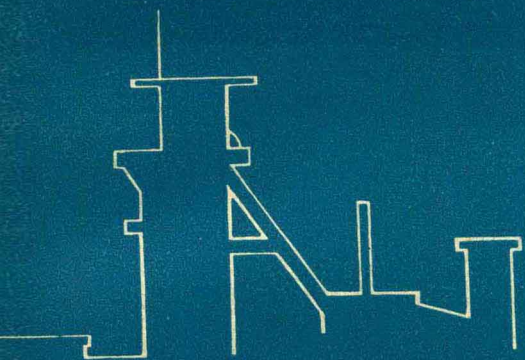


煤海新潮



連邵矿务局編

潮海煤火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湖南省涟邵矿务局編

一九七九年十月

封面设计：康移风

煤 海 春 潮

编辑 湖南省涟邵矿务局

印刷 涟邵矿务局印刷厂

32开本—字数235,000

1979年10月 印数0001 — 4,000

目 录

煤海春潮 (代序) 谭谈 文彬 (1)

报告文学

一个矿工的日历 谭谈 朱树诚 (240)

含露篇 魏文彬 (257)

青春的答卷 邵 梅 (273)

小 说

带血的枫叶 谭 谈 (15)

平反风波 齐 欣 (34)

宣布作废的榜样 安鹏翔 (51)

梅 梅 姜貽斌 姜貽伟 (66)

照 相 步 春 (78)

“十寸”班长 周 立 (83)

种子花 李育凡 (95)

新来的小韩 张伟建 (103)

求实新风 刘国光 (111)

一个学生的札记 梁瑞卿 (123)

明 天	谭述成 (137)
移交前夕	家品 郁青 (142)
我和师傅的故事	黄特求 (156)
前 夜	步 春 (165)
她为什么苦恼	刘国光 (185)
“张老儿”小传	李育凡 (194)
相 亲	郑世俊 (199)
复苏的春江	刘 凡 (204)

散 文

颂 煤	肖中恕 (224)
矿灯的歌	谢春阳 (227)
深山寄语	黄宗志 (235)

速 写

矿灯闪处	付昶 朱希光 (283)
李区长	魏文彬 (291)

诗 歌

伟大的诞生	梁瑞娜 (296)
颂国庆（两首）	卢德炎 (299)
华主席视察咱们矿区	杨笃易 (301)
咏 煤	刘桂清 (303)
涟邵行	惠 川 (304)

园丁颂（外一首）	高成志	(308)
杯杯先劝采煤人	李吾田	(313)
春的画册	朱艾	(314)
煤海之夜（外一首）	安鹏翔	(318)
篇篇是明天的好消息	肖前南	(321)
我爱这沸腾的矿山	邵兴	(323)
溜子道放歌	谢春阳	(326)
煤城之歌	赵超群	(328)
班 长	张自力	(331)
心中有话向党说（散文诗）	朱鹏涛	(333)
“巧媳妇”	林勇	(336)
矿工短歌	庞明杰	(339)
你好，矿山播音员	谢建华	(340)
赞美你，闪光的乌金	向沛生	(342)
春 夜	梁智平	(344)
分 赃（外三首）	华原	(346)
迎着激流，前进	姚作军	(350)
后 记		(357)

煤海春潮

(代序)

谭谈文彬

三十年春风劲吹，三十年艳阳高照，三十年，我们伟大祖国的万里河山，哪一处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株洲乘上西去的列车，跨过湘潭，越过娄底，只见娄邵线边的山头上，湘黔道旁的峻岭中，一座座井架在朝阳下昂首挺立，一个个天轮在彩霞里欢快地飞转，一队队英俊的矿工，精神抖擞地奔向夺煤战场，一车车闪光的乌金，涌向四面八方。这里，就是我省重要煤炭工业基地——涟邵煤田。

朋友，你见过那水连天、天连水，云在水中浮，水在云上涌的大海美景吗？你听过那节奏高昂、气势磅礴的大海涛声吗？人们把一切博大的事物比做海，把一切壮阔的想象赋予海，莽莽林海，滚滚稻海……而此到，当你置身在涟邵煤田这火热的夺煤战场上，当万束灯花在你眼前浮动，当隆隆炮声在你耳旁滚过，当如梭的矿车在你身旁飞驰，你不觉得这里就是一个浩瀚的煤海吗？

可是，朋友，你可曾知道，昔日的涟邵，那是一番怎样

揪心的情景！那时，在金竹山、斗立山、牛马司的荒山秃岭上，东倒西歪地立着几架人字棚——资本家开办的小煤窑，一群群光身赤体的“煤黑子”，扛一条弯扁担，挑一对竹筲箕，一担血汗一担煤，为资本家卖苦力，可是到头来还填不饱肚子、养不起父老、讨不起亲。有一次，牛马司煤窑发生了事故，资本家不肯派人抢救，一百多个阶级兄弟被活活埋在井下。傍晚，几个狗腿子把几具血肉模糊、相貌难辩的尸体丢进一口又黑又脏的水圪里，一群老小跪在圪边哭得死去活来。凄惨的哭声，感动了苍天，苍天卷起了怒吼的北风。旧社会，在涟邵这块土地上，惨死在资本家手里的窑工，又何止这一百多？“天下窑山悲歌多，窑工血泪染山河；只见煤车天天走，不见窑工活几多。”这首民谣，就是对窑工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九四九年，五星红旗插遍了涟邵的山山岭岭，矿山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从资本家的皮鞭下解放出来的穷工人，望着党派来的军代表，一个个热泪长流。矿山是自己的了！他们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尽快把矿山建设好，使一穷二白的祖国，早日富强起来。解放后短短几年，就靠着这批骨干，在这里先后建立了五对矿井。他们用手镐刨，用肩膀挑，一年向国家交出二十多万吨原煤。煤炭运到地面后，矿区没有公路，没有铁路，山山岭岭，只有一条条坎坷不平的羊肠小路。工人们知道，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要搞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多么需要煤啊！为了把煤炭及时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用肩挑，用车推，把这些黑色

的金子运到离矿几十里的资江边、涟水畔。悠悠河水，载着乌金墨王，载着矿工的歌声笑语，奔向远方，腾起一片欢乐的浪花……

朋友，对于普普通通的煤，你是否象我们的矿工一样，也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呢？也许，你觉得它是黑的，实在瞧不起眼。不！朋友，别看它给你黑色的印象，它却蕴藏着火红的内含，雷霆般的力量！把它投入炉膛，它会放出熊熊烈焰。在它的冶炼下，纯的变得更纯，假的变成渣滓、化为灰烬。这，就是煤的力量！我们的祖国，从祖先们使用石器从事生产到现在，历经了一段多么漫长而又痛苦的历史；现在，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让机器代替一切繁重的劳动，没有煤怎么行！煤，紧紧地联系着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前进！

国家为了加速开发涟邵煤田，党为了加强对煤炭工业的领导，在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涟邵矿务局成立了。今天，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在这里，在这块火热的土地上，却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变化，飞出了多少感人肺腑的颂歌！

让我们翻开建局初期的一页吧。那是多么难忘的岁月，何等动人的情景！

工地上，红旗猎猎，万头攒动。人们创业的热情，象澎湃的春潮！党啊，时刻在关注着我们，在支持着我们！在省委的会议室里，在煤炭部的办公桌上，领导同志正在考虑组织全省、全国人民支援涟邵煤田的建设，部署开发涟邵矿区的

战斗。当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报导了开发涟邵煤田的喜讯后，我们英雄的矿工，怀着对党的深情厚意，向地层深处展开了顽强的战斗。他们不分日夜，不舍分秒，常常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完全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快建井！快开卷！党在期待着我们，国家需要煤炭！那些日子，隆隆炮声，象滚滚春雷，在百里矿区此起彼伏、昼夜不息。炮声中，红旗下，鲤鱼圪、蛇形山、水井头、一平峒、香花台、朝阳、四方山等一个个新井，相继建成了，一座座巍巍井架，冲天而立！

一九六五年，晴空惊雷动，喜讯北京来！毛主席发出伟大号召：加速江南煤田建设，迅速扭转北煤南运！在毛主席的伟大号令下，一支支建井队伍，从中原煤城，从北疆矿区；从河北、河南、徐州，挥师南下，奔腾而来，会战涟邵矿区，大闹涟邵煤海！很快，又有四对新井竖起了高高的井架。到六六年为止，全局由建局时的五对矿井发展到十一对矿井，年产原煤由三十八万七千吨增加到一百万零九千七百多吨；矿井设备、开采方法、交通运输，也不断得到改善、补充和提高；百里矿区，井架林立，电线如网，铁路纵横；日日夜夜，天轮飞转，矿车飞奔；一个江南煤炭工业的中型企业，已具雏形。

煤，据说是由远古的森林和大量的其他植物埋在地底逐年演变而成的。涟邵煤田，分布在涟源、双峰、邵东、新化、冷水江市五个县市境内，方圆几百里。可以想见，在几百万年乃至几千万年以前，这里一定是一片莽莽林海，后来，由

于自然的伟力，这林海沉没了；沉没千万年，朽木化神奇，又变成了一片浩瀚的煤海！煤海，极言煤多（初步查明涟邵煤田有九亿吨储量），并没有大海的喧嚣；要撼动浩瀚的煤海，让它翻波涌浪，必须有钢的意志、铁的毅力、排山倒海的力量！旧社会，资本家在这里开采了几十年，只挖了几个小窟窿，可现在，欢天喜地的英雄矿工们就以冲天的干劲，掀动了煤海的浪潮。

啊，浩瀚的煤海，你沉默了千万年，现在，英雄的矿工们给了你大海的气魄；你涌动了，涌起了层层浪花！在矿工们心里，这是一股春潮，一股由感情、力量和汗水汇合而成的滚滚春潮！

正当涟邵煤田蓬勃发展的时候，“四人帮”跳上了历史舞台，充当跳梁小丑。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跟随“四人帮”在省里的那几个爪牙，上窜下跳，兴风作浪，妄图大闹涟邵，乱中夺权。当时，正常的生产秩序搞乱了，用鲜血换来的规章制度被废弃了，百里矿区，被搞得乌烟瘴气。我们的党，我们英雄的矿工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夜，深了。矿区灯火辉煌。

老矿长从井下跟班劳动出来，刚刚走出罐笼，突然被几个气势汹汹的家伙围住了。

“签字！”

“立即签字！”

一声声狂叫，直向老矿长冲来。

老矿长从容地接过他们塞来的字条，一看，不禁心头万

丈怒火起！一小撮坏人叫嚷什么要“文攻武卫”、“脱产闹革命”，妄图煽动矿工们离开战斗岗位，造成矿井停产。停产？老矿长脑子里闪过这两个字，浑身微微一颤，大声说：

“不行！”把这些无理的要求，统统地顶了回去。

“走！”几个家伙见阴谋未遂，扯着老矿长就走。

“干什么！”

一阵呐喊，象惊雷从天而落！老矿长循声望去，下班的工人们昂首挺立在井架下；那气势，简直象大海里滚来的一排怒潮。几位年过半百的老矿工，大步冲上前来，紧紧地护卫着老矿长。

几个家伙见势不妙，灰溜溜地跑了。

可是，第二天，老矿长还是被一伙人扭上了批判台，脖子上还挂着一块沉重的黑牌子。一阵恶毒的漫骂，一阵拳打脚踢，激怒了在场的群众。几个老工人，脸绷得铁紧，粗大的拳头捏得咕咕作响；可是，老矿长用眼神制止了他们。为了防止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他宁肯默默地忍受这些无情的折磨。散会后，他虽然被宣布“靠边站”，但是他仍然向调度室走去，向工人宿舍走去，向井口走去；他找到值班室主任，叮嘱他哪里需要加固，哪里需要排水；他告诉那几位老工人，一定要坚守工作岗位，千万不能感情用事，中了坏人的奸计……在那些严酷的斗争中，我们的局、矿、区、队各级领导，大多数都象这位老矿长一样，始终挺住腰杆，坚持真理。他们从批判台上走下来，常常摘下高帽子就下井，带领群众奋战煤海。这样的领导，“四人帮”那伙爪牙打不

垮，啃不烂，无论怎样斗他，无论把他放到哪里，他一道亲切的目光，也能鼓舞群众，调度生产。

党是不可战胜的，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矿工们顶住了“四人帮”一伙刮起的阵阵妖风，坚守岗位，奋战煤海。文化革命初期动工的红岩矿井，年年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提前四个月凿穿一条一千八百五十四米的贯通平峒……

巨人到煤田，矿山尽欢腾！一九六九年夏秋之交，华国锋同志先后两次视察涟邵矿区，热情宣传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并亲切地和矿工们握手交谈，亲自部署煤炭大会战。在那些激荡人心的日子里，煤海春潮滚滚来，胜利捷报满天飞！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邓子山井的建井工人英勇奋战，三个月创造了岩巷独头掘进一千零三点四六米的崭新成绩。一九七二年五月，利民矿井攀上了新的高峰，创造了岩巷独头掘进月成巷三百六十四点五米的最新纪录。

那是何等气壮山河的战斗啊！

利民矿井的掘进挡头，风钻欢叫，钻头飞旋。突然，钻杆停了，风钻哑了。

“怎么回事？”大家飞快地围过来，只见一台风钻的气腿子断了。怎么办？出井换一个，至少要耽误半个班！而眼下，时间就是进尺，就是速度！那怕是一分一秒，也不能让它白白溜走。这时，年轻的风钻手小毛一步冲上前来，坚定地说：“我来代替！”说话间，他抱起几十斤重的风钻，往自己的肩上一放，说：“开钻！”

“这……小伙子，你挺不住的。”一位老师傅感动地说。

“我年轻，有劲，挺得住！师傅，快！”

“突突突……”

风钻又欢叫起来。每分钟多达三千余次的冲击，重重地落在小毛的身上，一股股强大的气水朝他喷射着，使他睁不开眼，张不开嘴。他坚持着，挺立着……飞快，一排排新泡眼被他扛着的风钻打了出来。井巷在一米一米地前进！

建井工人是打虎的好汉，采煤工人更是擒龙的英雄！这里，是华主席表扬过的红岩矿井。在这高高的望龙山下，在这深深的地层下面，一场夺煤激战正在紧张地进行。突然，顶板周期压力提前到来，“咔嚓”几声巨响，几根粗大的支柱拦腰折断。

“快！快打密集支柱！”

党支部书记老何的喊声刚落，几个工人拖着粗大的坑木，提着斧子冲上来了。很快，从下到上，加固了一排顶子，增打了一排密柱。然而压力越来越大，前面加顶子，后面“嚓嚓”一片响，柱子一根一根地折断了；不一会，工作面由二米四高下沉到一米八！一场埋死整个工作面的大冒顶迫在眉尖，情况万分危急！

“上！打木垛！保住工作面！”老何大喊一声，飞身险区，工人们个个如猛虎下山，紧跟而上。

一场抢险战斗在激烈地进行。工人们送坑木，递板皮，打木垛，加顶子；他们争一分，夺一秒，抢在大冒顶之前，

打好了第一个木垛。这时，“哗”地一声巨响，前面塌下了两根杠子，垮了四米多长，工作面被拦腰切断了。

抢险战斗推向了高潮。在这种情况下，随时都有粉身碎骨的危险，但是，我们英雄的矿工毫不犹豫，迎难而上。不一会，五个大木垛象五座铁塔屹立在工作面上，顶住了千仞山，万道岭。一场严重的大冒顶避免了，工作面保住了。

奇迹，就是这样的人创造出来的！几年来，他们先后三次刷新全省中厚煤层炮采工作面月产历史最高纪录，他们的队名光荣地载入了全国工业学大庆的《光荣册》，队长老胡还代表全队出席了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受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二十年来，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钢铁队伍，又何止一个采煤二队？有被煤炭部誉为“特别能战斗”的威沙坝青年突击队；有被人们称为“煤海劲旅”的金竹山一三区采煤四队；鲤鱼圪青年突击队曾一举突破了煤巷月进的省纪录，被全局职工称为“敢打能拼”的过硬队；柑子山工区掘进四队后来居上，用汗水刷新了煤巷月进省纪录……胜利的喜讯如醉人的春风，吹拂着涟邵煤海；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如巍巍井架耸立在百里矿区；以牛马司煤矿涟邵一队为首的九个掘进队达到了部颁标准的等级队水平，恩口二井采煤一队和金竹山矿一平峒采煤二队分别达到了省颁标准的乙级、丙级队水平；喻雨初，龙启妹，分别被煤炭部授予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圈又一圈。转眼，到了一九七五

年深秋。晚夜，几片乌云浮上天际，妄图遮住闪亮的星斗。星星倔强地钻出云层，望着浩瀚的大地。井架下，工人们正在上下班。“矿山铁人”喻雨初一身煤尘、一头热汗从井下出来。有人拦住他，神秘地说：“伙计，又干了一个连班？以后可要注意点喽。”

“注什么意？”老喻晃动着头上的矿灯。

“当心人家抓你当搞唯生产力论的典型。”

“这是什么话？”

“现在又有新提法啦，叫做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不为走资派出煤！”

“谁说的？”

“来头大得很！”

“来头再大，我们也要出煤！”

说完，他扬起头，望望高高的井架。井架上，天轮顶着夜风，飞快地转动……

他回到宿舍，胡乱地扒了一碗饭，又朝井口走去了。他想，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一切都在逐步走上正轨，全国人民干得多么痛快！可是，现在为什么又来了个不生产、不出煤的新精神？管他什么新精神！他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宣传这样一条真理：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光荣！这个实心实意的老劳模，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煤不会自己跑出井来，社会主义喊不来，等不来，只能拼命干出来。这些年来，他从没误过班，缺过勤。看看这几个平凡而闪光的数字吧：一九七四年，他做班四百三十四个；一九七

五年，他做班四百四十七个；一九七六年，他又做了四百六十五个班！这，就是矿山铁人对“四人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响亮回答，是用心血和汗水写成的讨伐“四害”的战斗檄文！

十月金风送喜讯，百里煤田涌春潮。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作恶多端的“四人帮”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矿工们的冲天干劲，火山般喷发出来了。一九七八年，又一度春风吹沸了涟邵煤田，全局原煤产量在一九七六年的一百七十七万吨的基础上，猛增了一百多万吨，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朋友，在同样的矿井、同样的设备条件下，产量猛增一百多万吨，你不觉得这个数字惊人吗？可是，面对这样的增长速度，全局三万多职工准会向你摇头说：“不够，还远远不够！”我们的书记、局长还会严肃地告诉你：“哼！还惊人？不增加两百万吨，我们脸上无光！”

朋友，你可曾感触到了，这炽热的话语里，蕴藏着力量的雷霆，感情的波澜！是的，粉碎了“四人帮”，全国奔“四化”，谁的心里不燃着一团熊熊的火，流着一条感情的河？两年多来，涟邵矿区，日日夜夜都在进行着惊心动魄的紧张战斗。“大干了还要大干！”“增产了还要增产！”

“我们决不能拖‘四化’的后腿！”这是局党委向全局发出的战斗号令，也是全局职工们的共同心声！为了抢时间，争速度，矿工们憋足了劲，急红了眼，他们恨不得捅开千山牵乌龙，端起煤海倒墨玉！多么可敬的煤矿工人！他们的生活那么简朴：一卷铺盖，一口木箱；甚至，连绮丽的自然风